

廿一世紀大眾傳播的展望

Prof. Elie Abel
艾伯 教授

編者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前院長艾伯（Elie Abel）夫婦，應行政院新聞局與政大新聞研究所聯合邀請，於四月十三日至廿日來華訪問八天。艾伯教授曾任美國國務院特派員，美國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會代表，聯合國國際傳播問題研究委員會美國代表，紐約時報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外交特派員及駐倫敦、華盛頓、東歐、南亞分社主任，今年七月，他將接長史丹福大學傳播學院。其著作有：「飛彈危機」、「美國與亞洲事務」、「邱吉爾與史達林之特使」、「美國新聞媒介」等。此次來華，主要為瞭解中華民國，考察我國新聞事業及新聞教育，做為今後兩國文化學術交流的基礎。來華期間曾參觀中央通訊社、台灣電視公司、中華電視台、中國廣播公司、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及國內各項文化經濟建設，並拜會行政院孫院長和新聞局宋局長。艾伯教授並應邀在國父紀念館及政大新聞研究所演講，以下是在本所演講時的內容摘要。

預言中充滿了不可測的因素。想想看，我們正接近一九八四年。喬治·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一九八四不僅是個日期，而且充滿了隱喻，代表未來最大極權主義似噩夢般的景象。而我的學生今天只把一九八四年看成一個日期，沒有其他意義，充其量只注意到許多人要在那年大學畢業，走進他們所謂的「真實世界」。一九八〇年代的世界，儘管有挫折和失望，但幸運的沒有出現奧威爾冷酷描述下的恐怖景象。

壹、面臨一個多元化的未來

接著再看歌德的例子，歌德在一篇影響較小的詩中曾預測美國未來的獨特景象，這首詩寫成於一八二〇年，約翰·魯卡斯曾翻成英文，文意大致如此：

美國，妳比我們古老的大陸幸運；

妳沒有倒塌的城堡，

沒有老舊的紀念碑；

妳的靈魂，妳的內涵，

不受無用的記憶及無益的衝突打擾。

歌德從沒有看過美國，他當時是站在十九世紀往前看，即使對德國這位威瑪時代的曠世奇才而言，這也是相當冒險的事，因為，他弄錯了。資料不足之下，他預測美國不受世界潮流的影響，是個站在歷史之外的國家，這麼說，美國應可免於「無益的衝突」，不致重蹈歐洲的悲慘命運

。歌德對美國牧歌似的憧憬中，完全沒有內戰的容身之地，這場戰爭却在他死後不到三十年便爆發了。他也沒有預見美國會以世界強權的姿態出現，成了一個靈魂不再純潔的國家。

我懷疑非力浦·詹遜的說法是否正確，他最近接受美國建築師學會的金獎時表示，未來的型態遠不如鼓吹進步者一直告訴我們的「摩登」。詹遜說，我們的感情在三個重要的地方已有所轉變，詹遜表示：

「摩登」敵視歷史，而我們愛它。

「摩登」敵視象徵，而我們愛它。

「摩登」在任何地方都建造相同的東西，我們却尋求地方的特性，以得到靈感與變化。

詹遜是以建築師對建築師的口吻說話，但他竟敢陳述異端的觀念，表示進步、理性及正直的生活也許不是美國命運的終極指標，他說：「我們正進入一個時代，我不知道如何稱它，即使那些表示知其名稱的人也不知道如何稱它，但它是個偉大、需要勇氣多元化的未來」，你所有的印象只有：偉大的、需要勇氣的、多元化的，以及難以定名的。

貳、科技發展使資訊更豐富

我已經提醒過你們，我們的前輩曾作了距事實如此遙遠的預言，其中包括歌德、奧威爾，更不必提馬歇爾·麥克魯漢了，現在我自己要大膽的投下賭注，讓我們轉向二十一世紀傳播的外貌。比我聰明的人曾作過觀察，自從人類開始在石灰板及洞穴牆上刻記錄以來，資訊已經以驚人的

速度加快流通。韋伯·舒拉姆曾訂出進展速度如此：

由語言到文字：至少五千萬年。

由文字到印刷：約五千年。

由印刷發展到視聽媒體（像片、電話、錄音機、收音機、電視）：約五百年。

由第一個視聽媒體到現代電腦：不到五十年。

未來的二十年裡，人類傳播領域中會出現什麼，甚至舒拉姆也不敢預測。在大部份現代人能夠消化目前已經完成的發明及發現的內容以前，公元二〇〇一年已經來到我們身邊。而我們得到的一個教訓是：新的科技不一定會淘汰舊的。電視不會殺掉收音機或電影，收音機沒有踢掉留聲機，而印刷文學仍然存在於我們之中。我並非表示，一種新的科技對現有的傳播技術完全沒有影響，而是說，共存的現象使傳播變得更豐富、更複雜、更多樣化，一種媒體會影響另一種，就像廣播界明顯的影響了電視的型態，而沒有完全犧牲它本身的特性。

叁、傳播媒體功能重新分配

過去三十或四十年裡，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是傳播媒體功能重新分配的現象，它們緊緊的依靠在一起，儘管需要競爭以吸引觀眾注意及廣告支持。雖然內容廣泛的全國性雜誌沒落，特定內容的雜誌即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雖然收音機不再是家庭晚間生活的中心，它在我們往返工作的途中隨著我們，使我們至少能瞭解到新聞發展、天氣及路況，儘管它不是最先給我們消息的。這些刺

耳的事實，插在流行或古典音樂中播出，而音樂可隨聽眾的個人喜好選擇。確實，純粹播報新聞電台的成功，已經帶動了全國性的新聞專屬電視服務，經由衛星傳送到全國各地的有線系統。

電傳革命今天也降臨到我們身上。報紙早上七點鐘送到我在加州的家門口，報紙是由紐約的電腦編輯，藉衛星從麻薩諸塞州傳到在巴老愛多的印刷廠，距通往我的寓所只有兩哩路。這段太空之旅的最後階段是由一個小男孩騎著腳踏車完成的，像我祖父的時代一樣，平淡無奇。但我們確定，這不久也會改變，新聞將經由家庭電視螢光幕，或在人們堅持上帝賦給他們的權利；悠哉游哉的遨遊字裡行間的地方，藉著黑白電子印刷機傳到每個人的家中。

我並不由這一幕獲得安適或快樂。我對未來派所持的態度是相當懷疑的，借一句梭羅（美作家與哲學家）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句話說：「我們太急於建立一條從緬因州至德州的磁式電報，但緬因與德州可能並沒有重要的消息要傳遞。」許多與梭羅同時代的人，將他寫成是一個古怪的人。他們相信明天預兆著永恆，相信教育、工業、農業、運輸的向前邁進，以及更迅速與更可靠的通訊，必定說明了人類進步。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經懷疑化學使人類進步到美好生活的必然性。

如果我對梭羅的瞭解不錯，他不會滿意於把消息的組成發布，留交工程師與科學家，他對於巨大的團體利益的交互作用，而形成今天為賺錢而製成品或勞務已成為媒體中心功能的情況，也會感到不滿。他尤其不信任政府替他代言。「公民不服從論」或許是他最重要的論作，這是從他蔑視美國政府的體驗中成長出來的作品。你們當記得，他曾為拒付人頭稅以支持對墨西哥戰爭，在監牢裡待了一夜。他認為那場戰爭是延續奴隸制度的一項努力。梭羅認為「公民不服從」，

是個人抗議國家不公行動的正當手段。在沒有電腦、衛星，或甚至無線電波可資借助的情況下，他印刷出來的訊息，也能達到世界各地。它在印度鼓舞了甘地消極的不抵抗運動，復於不久前在國內鼓舞了金恩領導的非暴力的民權運動。

肆、將會形成觀眾零散現象

如果梭羅能看看他身後一百一十九年的社會，他一定會發現我們今天所知的這些通訊系統，無論速度與延伸的程度，都令人眼花撩亂。我確信他會對這類產品的基本雷同感到沮喪，這些產品在內容與形式上越來越雷同，令許多社會批評家不滿。他更會為我們選擇來傳播的都是瑣屑之事而大驚失色，我們的報紙不論在那兒發行，其大部分消息都是得自兩大通訊社之一。我們的三個商業電視網，對新聞的取捨也顯示出一致的標準，同樣的，提供作公共娛樂的，也都是一致性的乏味。我們有地方色彩的說話方式，和其他傳統上的區別，一經融合在巨大的文化攪拌器內，很快就消失無踪了。你很難在國內一個角落，發現這個地方對有關國家或世界情況所供應的新聞菜單，與一千哩外的另一地有顯著的不同。

當前的技術，只是造成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媒體的連鎖經營，「功勞」也不小。原為地方性的幾十家報紙，現在被大型的媒體公司所接收。這些企業為求經濟乃集體採購，不僅是集體採購白報紙與設備，還少有例外的集體採用消息。

這種情景的確令人喪氣，這構成一個問題：在新的技術日益擴大應用時，我們能從這些新技

術獲得什麼幫助？這個答案甚至更令人喪氣。極可能的是，將會有更進一步的觀眾零散現象，富者和貧者，得利的人和失利的人，也更少共同分享知識，這種情形可能會嚴重腐蝕我們的共有資料基礎，這個基礎是使我們的自治體系得以成爲可能的東西。

一如我們所知的，每天的新聞報導雖然也許是膚淺的，而且大多是呆板無情的，但它却提供給美國人民共通的資訊，這並不是說這種資訊會產生統一的意見或一致的態度。傳播媒體對新聞處理的影響，是將美國人遲早會關切的許多事擺出來讓人注意，告訴人們有什麼看法（如果不是告訴人們去想什麼的話）。如果目前的趨勢一直到本世紀結束，我們將會接受相當不同的傳播媒介。節目單將比較多樣性，可以有較大的選擇自由。

伍、分配可能有不平等之虞

在今後十年或廿年，分隔報紙和廣播的明顯界線預料將趨模糊，對較少依賴廣告商的支持，而多依賴願意付他們所需要服務的消費者的家庭，將產生混雜多媒體的資訊系統，這並不一定表示美國人每天坐在電視前的時間將減少。他們也可能花更多的時間。但如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最近的調查所顯示，由於廣泛的節目無限制的廣播，他們將更不分皂白的觀賞。我們不僅有有線和影碟，也有傳真系統。這些都是各各不同地被稱之爲傳真和電傳資料或現在這方面努力的一小群提倡者隨時可稱呼的電傳新字。

當大眾之間各別團體訂購的特別資料傳遞到家時，這似乎幾近確定分享共同資料中心的美國

人將減少。報界也在進行這類的發展過程。有些大報甚至現在即在設計他們認為適於某些特定讀者 and 廣告主特別興趣的版面，由於電腦的使用，預料他們將日增地把他們的版面為大眾之間特別地理和人口團體分區編排。因此送到我家的報紙可能與送到轉角一鄰居家的版面有很大的區別，同享資料中心將再度縮減。

有一件事很危險，即許多美國人可能不久會因付不起新科技的高昂價格，而被擠出市場，享受不到新科技的利益，簡單的說，我們可能面臨到新聞媒介被經濟與社會階級分化的現象，形成空中廣播屬於一般大眾，較新的科技則屬於少數階級。富裕人家的知識將比他們現在更豐富，而較低階層則較不易獲得消息，這使我非常關心將來會是什麼樣子，並想到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在一八二二年寫給他的朋友的一段話：「一個民治的政府若民衆無充份的資訊或獲取資訊的手段，那只是一齣鬧劇或悲劇的序幕。」我們只能猜測我們這一時代的脚本將如何寫法。